

香港教育大學

2017-2018 年度

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課程（五年全日制）（A5B060）

學術研究 II（CHI 4655）

畢業論文（本科學術研究）

〈城市的憶與想——論董啟章小說九十年代的地誌書寫與本土意識〉

論文指導導師：陳國球教授

學生姓名：劉欣潔

繳交日期：18/5/2018

字數：12922

目錄

內容	頁數
一、前言	1
二、作家簡介—董啟章	1-2
三、文獻回顧：董啟章小說研究綜述	2-5
四、研究目的與意義	5
五、研究範圍與方法	6-8
（一）「地誌書寫」的概念闡釋	6-7
（二）香港的「本土意識」發展	7-8
六、對失落之地的追憶與眷戀—香港記憶與歷史的重構與拼湊	8-10
七、「真實」城市再想像—記憶的考古與想像	10-18
（一）《地圖集》—城市的再考古	11-15
（二）《繁勝錄》—城市面貌的另類閱讀	15-18
九、結語	18
十、參考文獻	19-22

一、前言

在 80 年代至 90 年代間，隨著《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乃至「九七回歸」逼近，香港社會因此被一種不安、焦慮的氛圍所濃罩，面對香港即將「告別英國」，「回歸中國」，民眾霎時間醒來，原來一直對自身的歷史、身份一無所知。眼看香港人陷入這種恐懼，香港作家董啟章試圖在這混亂的世代，以〈永盛街興衰史〉、《地圖集》和《繁勝錄》等一連串的小說作出回應。本文試考察董啟章〈永盛街興衰史〉、《地圖集》和《繁勝錄》的地誌書寫與本土意識，如何帶動城市的追憶與想像，協助讀者重新認識香港和自己。

二、作家簡介—董啟章

董啟章，1967 年出生於香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畢業，曾任中學教師，現專事寫作，並於香港中文大學從事寫作教學。他自 1992 年起發表作品，寫作二十餘年，作品主要以小說為主，亦見評論。作品曾獲多個文學獎項，1994 年以〈安珍卓尼〉獲第八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短篇小說首獎，〈少年神農〉則獲長篇小說特別獎。1997 年獲得第一屆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獎新秀獎。2006 年及 2008 年分別憑《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和《時間繁史·啞瓷之光》獲得「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決審團獎。在 2009 年時，董啟章更榮獲香港藝術發展局的最佳藝術家獎（文學藝術）。由此可見，董啟章於 20 世紀 90 年代至現今的香港文學界皆具影響力，是一位重要的香港小說作家。¹

董啟章的小說作品，共有 25 部，如短篇小說有〈西西利亞〉（1992）、〈名字的玫瑰〉（1992）、〈快餐店拼湊詩思思 CC 與維真尼亞的故事〉（1992）、〈皮箱女孩〉（1992）及〈少年神農〉（1994）；中篇小說有〈安珍卓尼〉（1994）、〈永盛街興衰史〉（1995）、《衣魚簡史》（2002）及《美德》（2014）；長篇小說有〈雙身〉（1995）、《貝貝的文字冒險：植物咒語的奧秘》（2000）、《第一千零二夜》（2003）、《天工開物·栩栩如真》（2005）、《時間繁史·啞瓷之光》（2008）及《物種始源·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2011）、《心》（2016）及《神》（2017）；類小說有《地圖集：一個想像的城市的考古》（1997）、《V 城繁勝錄》（1998）、《The Catalog》（1999）及

¹ 董啟章著：《地圖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頁 i。

《博物誌》(Unnatural Re-Collections) (2012)；青少年的成長小說有《紀念冊》(1995)、《小冬校園》(1995)、《家課冊》(1996)、《練習簿》(2002)及《體育時期》(2003)。²

另外，除了小說作品，董啟章還有劇本、評論、專欄、遊記的作品。有關劇本的作品，共有4部，分別是《小冬校園與森林之夢》(2005)、《宇宙連環圖》(2006)、《天工開物·栩栩如真》(2007)及《斷食少女K》(原名為《飢餓藝術家》)。評論集則共有5部，包括《說書人：閱讀與評論合集》(1996)、董啟章、黃念欣合著《講話文章：訪問、閱讀十位香港作家》(1996)及《講話文章II：香港青年作家訪談與評介》(1996)、《同代人》(1998)及《致同代人》(2009)。至於專欄、遊記各有一部，分別是董啟章、利志達合著的《對角藝術》(2005)、《東京·豐饒之海·奧多摩》(2004)。³

再者，董啟章的作品也被整理在兩本作品集之中，分別是董啟章著的《在世界中寫作，為世界而寫》(2011)和黃念欣編的《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董啟章卷》(2014)。⁴

三、 文獻回顧

(一) 董啟章小說研究綜述

董啟章小說曾引起不少學者及評論者評論，筆者曾搜集與閱讀一些與董啟章小說相關的論文與期刊，其研究資料可分為以下四大範疇：(1) 校園成長小說；(2) 性別議題；(3) 小說創作與書寫手法；(4) 城市書寫。

(1) 校園成長小說

上文把董啟章的《紀念冊》、《小冬校園》、《家課冊》、《練習簿》及《體育時期》歸類成青少年的成長小說。⁵ 黃念欣的〈另類的校園文學——談《紀念冊》與《小冬校園》〉⁶及關夢南的〈讀董啟章的《家課冊》——兼說「校園小說」及其他〉⁷分別曾對《家課冊》、《紀念

² 董啟章著：《在世界中寫作，為世界而寫》(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頁629-631。

³ 同前注。

⁴ 同前注。

⁵ 同前注。

⁶ 黃念欣：〈另類的校園文學——談《紀念冊》與《小冬校園》〉，載《讀書人》11月號第9期(1995年)，頁27-30。

⁷ 關夢南：〈讀董啟章的《家課冊》——兼說「校園小說」及其他〉，載《讀書人》10月號第20期(1996年)，頁50-52。

冊》與《小冬校園》的內容與寫作手法作出評論，指出這幾部小說對校園題材的演繹都是別於坊間主流的校園成長小說。

(2) 性別議題

關於董啟章〈安卓珍妮〉和《雙身》的研究，早期的一眾學者皆聚焦探討小說背後的性別議題。例如，聯合文學獎的五位評審對〈安卓珍妮〉的評價，其中四位均以女性主義的角度讀這部小說。⁸接著，如洛楓在〈閱讀角度與作品意義——談董啟章的《安卓珍妮》與《雙身》及其它小說〉⁹和艾曉明在〈雌雄同體：性與類之想像——關於董啟章的《雙身》及其它小說〉¹⁰中都繼續以「性別身分」角度閱讀〈安卓珍妮〉和《雙身》。除了以性別視角解讀〈安卓珍妮〉，譚志明剛在〈自我愛慾與樂園回歸：論董啟章〈安卓珍妮〉〉¹¹試以心理分析的角度分析該文本。

(3) 小說創作與書寫手法

董啟章的小說創作與書寫手法新穎，所以一直成為眾多學者研究的切入點。其中，如凌逾先後在〈董啟章的香港空間後現代敘事〉¹²和〈多向多元的後現代互動敘究——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解讀〉¹³，集中研究董啟章小說的敘事手法。除了敘事的手法，也有學者提出「複調小說」的概念，分析董啟章的《體育時期》與《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如張煒婷的〈論董啟章《體育時期》的複調小說精神〉¹⁴與安姝媛的〈論董啟章《天工開

⁸ 以下四位評審皆以女性主義的視角評論〈安卓珍妮〉，楊照：「這是我所看過非常非常少數極優秀的女性書寫」；鍾玲：「從題目來看：安卓珍妮，就擺明了是一部女性主義的作品」；平路：「這篇小說就女性主義來閱讀，的確碰到問題的最核心，那就是如何生殖繁衍的問題。雌雄異體、雌雄同體或是單體生殖，談這些就會遇到一個問題：到底一個女性為甚麼需要男人？需要什麼樣的男人？為甚麼有不足的地方？這不足是後天的還是先天的？是可改變的還是不可改變的？」；馬森：「從其中再暗喻女權主義。」只有東年對此觀點有所保留：「這篇小說如果用女性主義的角度看可能有問題，……我想如果從作為一個生物個體的孤獨與恐懼的角度來看這篇小說，可能會比較確切。」，載董啟章：《安卓珍妮》（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6年），頁83-92。

⁹ 洛楓：〈閱讀角度與作品意義——談董啟章的《安卓珍妮》與《雙身》及其它小說〉，載《中山大學學報》第3期（1998年），頁18-22。

¹⁰ 艾曉明：〈雌雄同體：性與類之想像——關於董啟章的《雙身》及其它小說〉，載《中山大學學報》第3期（1998年），頁50-57。

¹¹ 譚志明：〈自我愛慾與樂園回歸：論董啟章〈安卓珍妮〉〉，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本科生畢業論文，2001。

¹² 凌逾：〈董啟章的香港空間後現代敘事〉，載《香港文學》第309期（2010年），頁44。

¹³ 凌逾：〈多向多元的後現代互動敘究——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解讀〉，載《文學評論》第36期（2015年），頁39-49。

¹⁴ 張煒婷：〈論董啟章《體育時期》的複調小說精神〉，載《長城》第8期（2012年），頁51-53。

物·栩栩如真》中複調世界的意義》¹⁵。再者，有學者也討論董啟章小說中展示現代主義和現代人的特質。如孫雯〈物化城市中人的失落—淺談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為中心〉¹⁶、何同彬的〈物質的想像與現代主義的還魂記——關於董啟章的《天工開物·栩栩如真》〉¹⁷和許維賢〈拜物、戀物與格物—以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為中心〉¹⁸均認為《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正構造一個物質的想象世界，透過筆下人物不斷拜物、戀物和格物的表現，反映人在現代的講求物質社會迷失或失落的狀態。

（4） 城市書寫

筆者發現學者常以「城市書寫」的視角討論董啟章的〈永盛街興衰史〉、《地圖集：一個想像的城市的考古》、《V 城繁勝錄》及《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而討論的內容常常都圍繞著作品背後帶出的「香港歷史重構」和「香港文化身分認同」。

曾就這方面討論的學者，分別有關詩佩、洛楓、鄒文律、危令敦、趙希方、陳孟君和褚雲俠。關於關詩佩的碩士研究，她主要以對讀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¹⁹與董啟章的〈永盛街興衰史〉為題，探索在香港過渡時期的文學作家，如何對當下的歷史、社會、身分和文化作出思考。她認為〈永盛街興衰史〉與《地圖集》都是一部「後設小說」，透過不斷在讀者面前揭露自己的寫作內容是虛構，並把時空定於香港回歸以前，以一個閱讀地圖的偽考古形式，帶領讀者重新追尋和確立香港的歷史文化身分。²⁰陳孟君和趙希方同樣也是以「偽考古」的角度解讀《地圖集》，其中陳孟君提出「董啟章的小說將地圖從權力版圖或附屬殖民地，專易成扎根土地的地方感，……視地圖為可重新詮釋與考古的開放性文本/民族誌。」²¹洛楓在對讀西西《飛氈》與董啟章《地圖集》的文章中，提出與以上學者相似的看法，她認

¹⁵ 安姝媛：〈論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中複調世界的意義〉，載《北方文學》第2期（2018年），頁52-53。

¹⁶ 孫雯：〈物化城市中人的失落—淺談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為中心〉，載《名作欣賞》，第15期（2013年），頁21-22。

¹⁷ 何同彬：〈物質的想像與現代主義的還魂記——關於董啟章的《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載《名作欣賞》，第4期（2012年），頁40-42。

¹⁸ 許維賢：〈拜物、戀物與格物—以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為中心〉，載《漢語言文學研究》第14期（2013年），頁33-42。

¹⁹ 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她名叫蝴蝶》、《遍山洋紫荊》及《寂寞雲園》。

²⁰ 關詩佩：〈香港的成長故事：論施叔青與董啟章小說〉，香港：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人文學部哲學碩士—碩士論文，2000。

²¹ 陳孟君：〈地圖、神話與（偽）考古人類學：論董啟章小說想像城市歷史的路徑〉，載《臺大中文學報》第48期（2015年），頁207。

為《地圖集》都是透過地圖的閱讀方式，加上歷史的想像，再次建構香港的文化身分。可是，當論及作品的「本土意識」時，她只強調《飛氈》帶有香港的本土意識，而《地圖集》只強調歷史的敘述，並沒有詳細指出《地圖集》同樣具本土意識。²²而危令敦在評論〈永盛街興衰史〉時，只是集中於討論南音〈客途秋恨〉在小說中的象徵意義，並如何實踐小說的尋根主題²³

反而，鄒文律在其博士論文裡試以「城市書寫」的主題，分析董啟章小說中所運用「城市書寫」的藝術手法與特色，並探討「城市書寫」與歷史重構之間的關係，以延續上述學者對「董啟章小說如何重塑『香港文化』及『個人的身分認同』」的討論。另外，更首次分析了以往較少人論及的《The Catalog》，當中指出《The Catalog》反映了香港的消費社會的特點的論點，當中牽涉較多有關「本土意識」的討論。²⁴

綜合以上董啟章小說的文獻回顧，由此看到董啟章的作品種類與風格繁多，所涉及的主題橫跨校園、性別、城市等議題，其可讀性高，董啟章確實是一個值得筆者繼續深究的對象。

四、 研究目的和意義

從前文回顧了一些與董啟章小說研究的資料，筆者發現討論董啟章小說與本土意識之間的關係的課題，仍有很多值得研究的空間。前人對個別文本如何重構香港歷史、文化、身分等內容獨立地進行深入的分析，但尚未有人就董啟章小說的地誌書寫與本土意識作討論。然而，筆者認為通過地誌書寫和本土意識的概念分析董啟章 90 年代小說作品，了解他在作品描寫的城市景象，可更深入探討董啟章對香港這城市的體會。

²² 洛楓：〈歷史想像與文化身分的建構——論西西的《飛氈》與董啟章的《地圖集》〉，載《素葉文集》第 68 期（2000 年），頁 152-161。

²³ 危令敦：〈客途秋恨憑誰說？——論董啟章〈永盛街興衰史〉的香港歷史、記憶與身份書寫〉，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香港教育學院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編：《都市蜃樓：香港文學論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 年。

²⁴ 鄒文律：〈城市書寫：董啟章小說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文及文學課程哲學碩士論文，2006 年），132-140。

五、 研究範圍及方法

本論文將以文本細讀的方法，並輔以與地誌書寫相關的理論和香港本土意識的歷史發展，分析董啟章 90 年小說作品中的地誌書寫與本土意識，如何展現香港的城市面貌，以引起讀者對城市的記憶與想像。本論文的研究範圍，選取了董啟章以下包含較多香港景貌描繪的文本：1995 年發表的〈永盛街興衰史〉、1997 至 1999 年期間發表的類小說所結集成「V 城系列」的《地圖集》(The Atlas: Archaeology of an Imaginary City) 及《繁勝錄》(Visible Cities)。於文本分析前，本文將於下文先闡述一下「地誌書寫」概念與「香港本土意識」的發展。

(一) 「地誌書寫」的概念闡釋

關於「地誌書寫」一詞，米樂 (J.Hillis Miller) 的解釋為：「『地誌』一詞 (“topography”) 一詞糅合了希臘文中地方(Place)與書寫(graphēin)二字而成。因此，就字源上說，地誌乃有關一個地方的書寫 (the writing of a place) 。」²⁵

對於地方的書寫 (the writing of a place)，過去不同地區的作家會以不同的取向書寫他們所熟悉的地方。如在馬華文學的初始階段，作家吳進主要是搜集了馬來歷史典故、當地的文化資料，結合自身的生活經驗，用文字創作出一個文學地景，以詳細描繪出馬來亞的整體面貌，為的是對那些不甚了解馬來亞文化的讀者進行導讀。²⁶

後來，隨著人文地理學對「地方的書寫」中的「地方」的意義有更多的詮釋，其中有一地理學家段義孚就「地方」的特性，提倡了「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概念，即指人與地方之間產生的情感聯繫。²⁷在較後期的馬華文學，由於本地的作家對於書寫的地方的記憶與認知有別於非本地作家，故以在地誌書寫的要素背後，必定有對該地的情感作底蘊，即對該

²⁵ J. Hills Miller 著，單德興編譯：《跨越邊界：翻譯・文學・批評》，(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頁 82。

²⁶ 鍾怡雯：〈從理論到實踐——論馬華文學的地誌書寫〉，載《成大中文學報》第 29 期 (2010 年)，頁 146-147。

²⁷ 段義孚著，王志標譯：《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 年)，頁 4。

地方的有一種情感聯繫，他們便開始挪用了「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概念。²⁸實質的例子如馬華作家杜忠全，在他書寫自己出生地檳城的時候，他既有個人書寫的意義，但在書寫的過程，他同時也都想透過檳城書寫把檳城的歷史與文化傳承給上一代、同輩，甚至下一代，喚起他們對檳城的認同感。於是，他通過地誌書寫，重新在文本中創造一個檳城，重新建立檳城的「地方感」。²⁹

再者，除了「地方感」，段義孚再主張「『地方』就是『家園』」的概念，他認為家比起任何地方，更有情感依附與植根的感覺。³⁰這概念後來亦被於討論台灣花蓮小說、屏東小說和香港舒巷城小說時所挪用。

(二) 香港本土意識發展

對於「本土意識」的定義，暫時沒有一個絕對正確的定義。本文在討論本土意識時，則較認同由林泉忠提出的「本土意識」是「香港共同體」的概念。³¹「香港共同體」是源於「想像共同體」的觀念，「想像共同體」這觀念原是由美國康乃爾榮休教授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倡，用作解釋民族主義的產生。他指出民族主義是人們透過「想像力」，並通過印刷媒體，把社會的共通性、集體記憶與政治的意識在區域內廣泛傳播所引起的反應。³²同樣，香港的本土意識也是由香港人的集體想像，並通過當地政府或不同媒體，把某一些社會的共通性、集體的記憶與政治意識於香港內廣泛傳播而出現。

在林泉忠〈「香港共同體」的形塑〉一文，他詳細指出「香港共同體」發展的情況。有關「香港共同體」的雛型，即「本土意識」的起源，他指出可追溯至 1842 年，中英雙方簽署《南京條約》，香港脫離中國統治，成為英國殖民地。香港在英國 150 年來的統治下，皆受著英國獨有的「自由放任」和「柔性」的統治方式，自此香港逐漸成為了一個在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都有別於中國的社會。到了 1949 年以前，「香港共同體」仍處於「虛」的

²⁸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3 年），頁 57-59。

²⁹ 鍾怡雯：〈從理論到實踐——論馬華文學的地誌書寫〉，載《成大中文學報》第 29 期（2010 年），頁 153。

³⁰ 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 年），頁 42。

³¹ 林泉忠：〈香港「本土主義」的起源〉，《明報月刊》，<https://mingpaomonthly.com/香港「本土主義」的起源>（林泉忠），2018 年 5 月 15 日瀏覽。

³² 同前注。

狀況，因為當下的香港只是一個排他性低、缺乏本土文化特色、凝聚力低的社會。直至 1950 年代起，「香港共同體」逐漸由「虛」走向「實」。林忠泉形容 1950 年是「香港共同體」硬件組成的時期，當時因香港與內地雙方互相收窄出入境的政策，間接導致香港工業市場的興場起。到了 1960 年，則是「香港共同體」的軟體建構期，由於戰後本土的出生率上升，加上無綫開台，不論是電視、電影或流行音樂都推動香港本土普及流行文化迅速地發展，這屬香港本土文化的創造期，加強了香港人對本土的認同。³³到 1980 年代初至 1997 前，「九七問題」的出現，香港人對香港的前路感到迷茫，也困惑自己身份，這刺激起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問題。在 1997 過後，香港人逐漸走出「九七恐懼」，接受自己是中國人的身分，該時期香港的本土意識進入了衰弱期。³⁴特別對應於 90 年代的本土意識，香港文學的寫作取向也有所影響，根據陳智德在《解體我城：香港文學 1950-2005》指出，在這價值混亂的九十年代，多種文學作品都開始偏向以「尋根」、「懷舊」主題抗衡對該時代的不滿。³⁵

六、對失落之地的追憶與眷戀—香港記憶與歷史的重構與拼湊

董啟章的〈永盛街興衰史〉講述了一個在香港回歸前從加拿大回流到香港的中產知識青年劉有信的尋根故事，在故事的開始時寫道：

「燈下是一篇還未完成的文字：永盛街興衰史。我也不知道自己為甚麼忽然研究起這個題目來。說是無聊嗎？還是對歷史的責任感？說到底這可能不過是一種個人需要；對於我，和我的家族。至於這個城市，以及它的歷史，也不過是剛巧在某些地方和我的個人夢幻不謀而合。」³⁶

劉有信渴望透過在尋回自己或先祖曾生活過的永盛街的歷史，同時也尋回自己的身份和家族史，乃至香港的歷史。

³³ 林忠泉：〈「香港共同體」的形塑〉，《明報》，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0503/s00012/1462212525230，2018 年 5 月 15 日瀏覽。

³⁴ 同前注。

³⁵ 陳智德：《解體我城：香港文學 1950-2005》，（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09 年），頁 29。

³⁶ 董啟章：〈永盛街興衰史〉，載黃念欣編：《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董啟章卷》，（香港：天地圖書，2014 年），頁 111。

在劉有信回到香港追尋永盛街的足跡的過程，卻是處處碰壁，例如的士司機已經沒有聽過永盛街，香港 1993 年的地圖已再找不到永盛街的名字，最後只發現永盛街只剩下不過十尺的小巷。另外，當劉有信想找回嫲嫲口中供奉在永盛街的「陳二公」時，他發現昔日「陳二公」所在的一座小磚屋，現今已消失得無影無蹤，即使翻閱《香港廟宇概覽》，也找不到關於陳二公的任何痕跡。永盛街的消失，意味著「地方」的失落，「地方感」也隨之其失落消失。現時，連唯一最有情感連繫的「地方」都消失了，主角覺得當下原本對自己有豐富意義的地方，好像變成一個毫無意義的空間，而個人的身份、家族歷史好像被抹掉般，香港歷史連帶也出現了斷裂。

然而，故事主要發展至劉有信後來放棄了自己的行政工作，轉移專注搜集永盛街的資料。他翻閱了不同年代的香港地圖，嘗試找出永盛街出現在香港地圖上的時間，再與外曾祖父在永盛街生活的情況接軌，希望可以把香港開埠初期的永盛街的面貌勾劃出來。接著，劉有信再憶述歌姬「杏兒」與爺爺相遇的經歷和後來與嫲嫲相處的回憶，以確認永盛街的存在。雖然，在敘述的過程裏，劉有信有時會對歷史與記憶的真實性提出質疑，永盛街可能一直都沒有存在，一切只是嫲嫲的幻想，但是劉有信如此拼命追溯香港的歷史，回憶自己以往在永盛街發生的生活經驗和家族故事，只是為了意圖把這些零碎的回憶和歷史碎片拼湊在一起，重建對香港的「地方感」，把這空間重新變為「地方」，並重新確認自己的身份、家族歷史和香港的歷史。

在追憶失落的「地方」時，筆者發現這行動會產生了副作用，主角會對過去與傳統過度沉迷與眷戀。例如，劉有信為追尋永盛街的歷史而辭職。在閱讀香港地圖時，他形容「我就好像欣賞名畫一樣沉迷於地圖的世界」³⁷。而且，有信說〈客途秋恨〉經常好像耳鳴一樣縈繞着他的耳畔。〈客途秋恨〉本是清代道光年間在廣東流行的南音曲目，在二十年代再被人改編成粵劇，粵劇名伶白駒榮所唱的版本，於該時代在香港頗為流行。因此，把〈客途秋恨〉放置於九十年代看，它象徵著的就是舊文化。在他沉溺於這首舊曲之中時，與唱南音的杏兒的關係也顯得糾纏不清，因為他曾把阿娟、詠詩和杏兒視為同一人，甚至把杏兒的影子都投影到阿娟身上，對杏兒有性的慾望，顯明了有信對杏兒有一種迷戀。以上種種，證明劉

³⁷ 同前注，頁 113。

有信已被〈客途秋恨〉的世界所佔據。為了追憶一個未知是否存在的地方，被過去的東西支配了整個人。最後，劉有信覺得之前為尋根所花費的努力都是徒然。

當把以上的故事置於九十年代的處境，劉有信尋找永盛街的故事對應了當時人們面對九七回歸、面對未知的香港、面對即將要成為「中國人」那處境，人們有可能基於以上的因素，將會面對一個又一個「地方」的消失，對自己過去香港歷史空白的焦慮和恐懼，為了急於找回失落的「地方感」，因而轉而埋首於回顧和依戀過去生活、文化和歷史。但是，董啟章以一個「歷史的想像」，創作一條虛構的永盛街，告訴我們靠著個人私密的記憶與香港歷史尋根並不可靠，最後只會可能陷入了迷戀過去的境況。

七、「真實」城市再想像—記憶的考古與想像

董啟章以〈永盛街興衰史〉的故事，道出香港人其實對自己成長地方的歷史的了解很少，當面對「九七」大限時，自己居住的地方快將「失落」時，才驚覺自己是一片空白，不論是對香港歷史抑或自己的身份，都是一無所知。因此，香港人面對著「我是誰？」所帶來的焦慮和恐懼，而董啟章其實在〈永盛街興衰史〉已透露了一個安撫這恐懼感的方法：

「但在殖民地走向終結的時候，我們忽然醒覺到自己腦袋的空白，急於追認自己的身份，但卻發現，除了小說，除了虛構，我們別無其他依仗。」³⁸

至於如何利用小說再度虛構出我們居住的城市，重塑回我們可能已經空白和迷失了的歷史與身份？董啟章則在一篇訪談〈董啟章：香港尋根要把「根」重新發明出來——徘徊在維多利亞城與香港之間〉中提及：

「與其尋根問底，試圖以此為據，不如確立，身分是一種基於相同的價值和理念所共同建構出來的東西。我們的尋根，其實是把根重新發明出來。這就是『歷史的想像』的意思。」³⁹

³⁸ 董啟章：〈永盛街興衰史〉，頁 121。

³⁹ 葉芷樺著：〈董啟章：香港尋根要把「根」重新發明出來——徘徊在維多利亞城與香港之間〉，灼見名家，www.master-insight.com/董啟章：香港尋根要把根重新發明出來/，2018 年 4 月 10 日瀏覽。

於是，董啟章以「歷史的想像」的主題，配以地誌書寫和香港本土意識的元素，寫出《地圖集》和《繁勝錄》，分別由描繪宏觀的香港圖景到微觀的城市風貌，重新喚起讀者對香港的「地方感」，使之重新認識香港的歷史與尋回個人的身份。下文將再進一步詳細闡析《地圖集》與《繁勝錄》內的地誌書寫與本土意識如何幫助讀者重新認識香港這城市。

（一）《地圖集》—城市的再考古

閱讀《地圖集》時，看到它的副標題為「一個想像城市的考古學」，董啟章嘗試把這個「想像城市」的城市景象，分拆成四個部分敘述：(1)理論篇；(2)城市篇；(3)街道篇；(4)符號篇。

在「理論篇」中，其內容運用了十五個地圖學理論：「對應地」、「共同地」、「錯置地」、「取替地」、「對反地」、「非地方」、「外領屬性」、「界限」、「無何有之地」、「地上地」、「地下地」、「轉易地」、「多元地/複地」、「獨立地/統一地」和「完全地」，並輔以閱讀十九世紀的地圖，描寫出這「想像城市」在地理位置，並講述它是如何被塑造出來。

在開首的〈對應地〉中，董啟章以一幅繪於一八一零年的〈澳門之路〉的地圖，描繪了這「想像城市」的地理位置，並揭露了這考古對象的真實身份。

「在〈澳門之路〉一圖的正中，是一個名為『紅江』(Hong Kong)的島嶼，在島嶼東南有一名為『大擔』(Tytam)的海灣。在『紅江』以北，隔著一個天然港灣，是一個與大陸相連的半島，半島東北有一處名為『九弄』(Cow-loon)的地方。在『紅江』與大陸之間的港灣的東面，分別有『禮衣門』(Ly-ee-moon)和『火頭門』(Fo-tow-moon)兩個入口，而西北則有稱作「急思門」(Cap-sing-moon)的入口。在『紅江』西南，是名為「藍麻」(Lama)的島嶼，而西面是名為大嶼(Tyho)或 Lantao 的面積比『紅江』大三倍的島嶼。在圖中大陸的東北部，有一名為「大布開」(Ty-po-hoy)的海灣。」⁴⁰

⁴⁰ 董啟章著：《地圖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頁。

以上文字一開首提及的「紅江」，便是整個理論篇的考察對象，讀者細閱這文字時，不難發現，它跟「香港」是互相對應，董啟章有在書中表明此點。因此，副題所提及的「想像城市」，便是「香港」。

文本在起首大致描述了「紅江」(香港)的地理位置後，在〈共同地〉一章中，則敘述了《新安縣志》、〈中國海岸圖〉、〈新安縣圖〉和《廣東通志》的〈新安縣圖〉先後以「紅香爐」、「紅香爐山」、「紅香爐汛」、「廣州府寶安縣屯門」等名稱稱呼「紅江」(香港)，這試以閱讀地圖的方式，說明了香港地名的變遷。再者，在理論篇後半部分，開始運用了「對反地」、「非地方」、「外領屬性」、「界限」、「轉易地」等概念交代「香港」這土地主權的多次變換，其中以〈轉易地〉一章有以下清晰的交代：

「地圖繪製史中充滿著這些不斷移動的地方。例如，香港。在一八四二年、一八六一年和一八九八年的任何一種香港地圖中，也可以找到這種轉移的蛛絲馬跡。」⁴¹

以上 1842 年、1861 年和 1898 年分別是中英簽署《南京條約》、《北京條約》與《展拓香港甲址專條》的年份，在這些年份裡發生著中國先後把香港島、九龍半島和新界割讓與租借給英國政府等事年，由此帶出的是香港逐步成為英國殖民地的事實。

閱讀「理論篇」後，筆者發現董啟章嘗試以地誌書寫，用對地方作詳細描繪的方式，把香港過去百年的建構歷史娓娓道來，而以上內容最想喚醒讀者的是，香港是由中國的某一個不顯眼的地方，漸漸脫離中國的統治，成為英國的殖民地，在地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自此都與中國劃出一個界限，背後所表達的本土意識正正是林泉忠所提及「香港共同體」的雛型。

至於「城市篇」，當中包含了十四篇篇章，洛楓曾指出該部分是依靠各類神話、傳說、寓言、故事等，如「四環九約」、「東方半人馬」、「太平山的詛咒」等，以描繪香港的城市結構。⁴² 但是，其所展現的怎樣的的城市結構，背後又隱藏怎樣的本土意識呢？

⁴¹ 董啟章著：《地圖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頁 52。

⁴² 洛楓：〈歷史想像與文化身分的建構——論西西的《飛氈》與董啟章的《地圖集》〉，載《中外文學》第 28 卷第 10 期(2000 年)，頁 196。

例如，透過〈海市〉、〈蜃樓〉和〈砵甸乍的顛倒視覺〉的兩篇文章，說出「香港」之名是由英國人名命，至英國接收了香港後，英國政府的官員於到達香港後，開始在這片土地上大興土木，把本來荒涼的小島建設成一個城市。其中，在〈砵甸乍的顛倒視覺〉記道：

「砵甸乍於一八四一年八月二十一日，首次到達香港島視察當地的工程建設，此時島上尚未有建築物，橫貫北岸的皇后大道仍在開闢中。……漢斯憶述，在戰爭期間，砵甸乍常於軍艦上抽空繪製港島北岸地圖，並斷斷續續地把地圖上的沿岸地帶劃分為大大小小的租借地段，在這裡填上馬地臣(Matheson)、渣甸(Jardine)、顛地(Dent)等大商賈的名字，構想郵政局、地政廳、船政廳的位置，擬定總督府的規模，勾畫皇后大道的連綿曲線。漢斯寫道：『砵甸乍總督早已在紙上實現他的女皇城幻想。』」⁴³

根據以上文字可見，它想說出開埠初期香港的硬體上的建設，皆是由第一任港督砵甸乍設計，砵甸乍把具有英國本土的商賈和建築物都引進香港裡，經他所發展的城市，只成為了英國的影子，不論是建築物或城市的規劃都只富有英國本土特色。

可是，砵甸乍如何努力也不能完全地把香港「英國化」，在〈東方半人馬〉一章中，則用西方神話中的「半人半馬」形容當時中環與上環街道名稱和樓宇的特點，如中環的街道名全是以英文或與開發維多利亞城的人的名字有關，相反上環的街名多用中國名稱。而中環的樓房主要是英式住宅，上環一帶的主要是中式的住宅，由這些可看到香港中西文化並存的特點。⁴⁴但是，此時中西文化和生活在香港的英國人與中國人依然處於二元對立的情況，只能看到香港這地方是一個可以同時接納不同文化共存於同一空間，但是未能建立本土獨有的文化特色，城市內不同種族的人的關係較疏離，社會人群的凝聚力弱。

由此所見，「城市篇」透過神話、本土紀事的形式，向讀者重現香港開埠時城市規劃的情況，也同時展現出 1949 年前那形成相對「虛」的「香港共同體」，即是展示了一個排他性低、本土文化特色有待形成和社群凝聚力較弱的城市特點。

⁴³ 董啟章著：《地圖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頁 69。

⁴⁴ 董啟章著：《地圖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頁 80-81。

到了「街道篇」，董啟章以掌故的形式考察了 12 條街道，分別是：春園街、雪廠街、糖街、七姊妹道、堅拿道東與堅拿道西、愛秩序街、水坑口街、詩歌舞街、洗衣街、眾坊街和柏樹街的命名與街道的面貌。閱讀的過程，會發現關於街道名稱命名的道法眾說紛紜，其中的內容孰真孰假，令人難以分辨。例如，在〈春園〉一章，提及葉靈鳳考察引述約翰·魯夫的《香港故事》及布魯斯於一八四六年所創作的〈泉水花園〉石版畫，證明「春園街」的命名是由於當時的翻譯官一時把 “Spring Garden” 中的 “Spring” 錯誤翻譯成「春天」而非「泉水」的意思，葉認為本來「春園街」應該因附近有一個住宅叫泉水花園而叫「泉園街」。可是，接著作者則舉出諾曼·艾頓(Norman Elton)和掌故家劉濤在《香港街道故事》提出的說法試圖推翻葉靈鳳的說法，指出春園街一方面是由一名早年開發春園的移民者柏加所命名，另一方面又說春園由一個幽雅的地方，變成低級妓女聚集的地方。⁴⁵這些說法都引起讀者的疑惑，基於讀者未必清楚知道春園街的歷史，不知應該相信哪一方的道法。再者，在〈雪廠街〉一章，也是同樣情況，對於它是基於甚麼背景下被稱作「雪廠街」，到底是因為當時街道上的為本地居民供應冰塊的冰庫而得名，還是因為英國上流社會人士提供娛樂的雪廠而得名，對於沒有歷史背景知識的讀者，也是不能分辨故事的真偽性，只能穿插於真實與虛構之間。⁴⁶

關於「符號篇」，根據凌逾的理解，該章節是想透過解讀十二個符號的示例，以解讀一些城市的概念或論述。⁴⁷其中，〈地質種類分歧〉一文，試以一幅地質圖，以有趣的角度討論香港本土意識概念的不同論述。當中以「地質」比喻為「本土」，文章中提及了香港的土地蘊含了兩種的「地質」，即兩種「本土」的概念取向。其中一種「地質」(本土)，它形容為類似火山一帶較新的沉積岩，時間不及百年，而且這些土壤不宜建房屋和栽種，這泥土雖然不是天然生成，當中也混合了不同的成分，但是它培養出一個獨特的生態。這種「地質」(本土)，筆者其指的是香港汲取了不同文化的元素，然後融合在一起，形成獨有的香港本土文化特色，強調香港是「混雜」的一面。另一種「地質」(本土)，則是花崗岩，即比喻是

⁴⁵ 董啟章著：《地圖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頁 100-101。

⁴⁶ 董啟章著：《地圖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頁 102-103。

⁴⁷ 凌逾〈董啟章的香港空間後現代敘事〉，載《香港文學》第 309 期(2010 年)，頁 44。

追溯傳統文化的歷史價值的「本土」。其展現了兩種極端的本土面向，前者是向前建立的，而後者則是要回到過去探究的。

總括而言，《地圖集》試分別運用了地圖閱讀、神話、傳說、掌故等不同的地誌書寫方式，並結合「虛構」與「真實」內容，意圖要重塑一次香港由一個小島嶼發展為城市的建構歷程給讀者看，讓讀者回憶與反思自己現在所生活的「地方」的歷史，讓讀者從中再次建立對香港這片土地的「地方感」。同時，在敘述香港城市建構史時，文本背後也帶出香港於開埠初期至 1949 年前的本土意識。

（二）《繁勝錄》—城市面貌的另類閱讀

說剛才《地圖集》算是以香港建構歷史考古的方式，重建讀者的「地方感」，而現在下文所談的《繁勝錄》則以香港文化歷史考古的方式，重建讀者的「地方感」。

關於《繁勝錄》一書，董啟章於序言交代了它所設置的場景：

「《繁勝錄》則為後起之書，即於「大回歸五十年」由「V 城風物誌修復工作合寫者」、「大回歸時期新生代」維多利亞、維朗尼加、維奧娜、維慧安、維納斯、維真尼亞及維安娜七人，「於文獻堆填區發掘出劉華生的稿件，經過重組和校正」，整理出「第三代的夢華錄」，也即是《V 城繁勝錄》了。」⁴⁸

董啟章指出全書分成三卷，每卷各有七篇篇章。第一卷內所記述的都是 V 城的地理形態和制度；卷二是對 V 城人的日常生活與飲食娛樂的描述；卷三則描寫了 V 城人的傳統節慶和文化習俗。⁴⁹

在閱讀「第一卷」時，書中正在描繪的是 V 城的城市的形態與制度，內容看上去好像是完全虛構的，但是細讀之下，可能會發現其中有香港城市形態與制度的影子。例如，〈城牆之城〉內描繪的 V 城是一個「沒有城牆包圍的城市，但城牆在 V 城隨處可見」，這特點不難聯想到香港也是一個這樣的城市雖然是居住在自由的城市，但是每一個香港人都會為自己建

⁴⁸ 董啟章著：《繁勝錄》，（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頁 4-5。

⁴⁹ 董啟章著：《繁勝錄》，（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頁 181。

造心裡的城牆，與外界隔絕，同樣與 V 城人一樣，居住於「城牆之城」之內。再者，〈橋之城市〉描繪出 V 城是一座尋找橋、渴望橋的城市，其中的「橋」意義，並不是指實體的橋，而是象徵人的交流，V 城的人對「橋」感到冷漠，但又渴望建「橋」，於是 V 城衍生了搭橋人的職業，助人建立「橋樑」，這 V 城人的特點跟香港人一樣，都在人與人溝通這件事上表現冷漠，但事實上又渴望與人溝通。作者透過這 V 城的〈城牆之城〉與〈橋之城市〉所展示的地景，喚起讀者對香港城市人際間疏離的本質的影像與反思。

至於在〈街之城市〉，當中描繪了 V 城是一座以街道為唯一街景的城市，指出 V 城的居民就是於街與街之間生活，文中列出了很多街道名，如旺角道、七姊妹道、三棟屋路……這些路都是香港真實存在。V 城形容在街道裡很活的人為「街民」，而且「街民」也分了不同的種類，例如：

「另外有眾多街民之種類為：坐街人、遊街人、跑街人、跳街人、跨街人、踢街人、踩街人、撞街人、撲街人、扶街人、落街人、上街人、出街人、入街人、推街人、拉街人……」⁵⁰

對應現實的香港城市，我們不會稱在街道生活上的人為街民，也不會為他們區分類別，但是在這虛構的街民類別，反而喚起了我們對街道景象的記憶，也會運用個人的想像力把以上的人投放在個人心目中的街道之景之中。

在「第二卷」，主要以〈酒樓之城〉、〈小食之城〉、〈傀儡之城〉、〈娼妓之城〉、〈店鋪之城〉、〈時裝之城〉、〈伎藝之城〉七篇篇章，以刻畫出 V 城人日常生活和消閒的面貌。在閱讀〈酒樓之城〉、〈小食之城〉、〈店鋪之城〉時，看到 V 城內的商店、服裝與食品名稱，讀者可能會感到有所共鳴，因為當中所記載的都是香港人不同年代的「集體回憶」。以下試從〈酒樓之城〉、〈小食之城〉及〈店鋪之城〉摘錄數段：

「著名酒樓有：杏花樓、宴瓊林、得雲樓、如意樓……、蓮香、陸羽、雙喜、龍鳳、高昇、平安、永盛……」——〈酒樓之城〉⁵¹

⁵⁰ 董啟章著：《繁勝錄》，（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頁 53。

⁵¹ 董啟章著：《繁勝錄》，（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頁 76-77。

「街頭小食：豬皮、魚蛋、咖哩魷魚、牛丸、墨魚丸、……、牛肉串燒、雞肉串燒、韭菜豬紅、魚肉燒賣……」——〈小食之城〉⁵²

「包餅店：美心、聖安娜、大班、東海堂、超群、好味法國、超級三文治、榮華、奇華、恆香……」——〈店鋪之城〉⁵³

看到以上所見的名稱，不禁會勾起讀者的回憶，而且在這些名字之間，讀者也可以靠自己的生活經驗填補更多的名稱，並由這些食物、服裝、商店等物質加強對香港這地方的歸屬感。而且，這章所形容商店林立、商品琳琅滿目的城市景象，正正也反映了香港九十年代經濟繁榮發達，消費文化盛行的一面。

在「第三卷」，類似是 V 城人的生活紀錄，當中紀錄了他們在慶祝不同節慶時的情況和傳統習俗，其介紹了 V 城的「正月」、「清明」、「復活」、「端午」、「七夕」、「盂蘭」和「中秋」。在閱讀時，讀者也不難發現以上的節日也是對應香港的傳統節日，在作者描繪 V 城慶祝的景貌，當中有一些是與香港的相似，如慶祝中秋節會吃月餅、賞月、玩燈籠，可是在列出一些月餅或燈籠的款式時，會發現其中如「芭蕉肉月」、「椒鹽月」、「流行時裝紙紮燈籠」、「名畫紙紮燈籠」都是作者所想像出來，這與「卷二」篇中的商店或食物名稱一樣，同樣可以勾起讀者對傳統過節的食物與物品的回憶，讀者也可以靠個人的生活經驗填補更多，由此拉近讀者與香港文化之間的距離。另外，文中提及一些習俗，當中也有完全虛構的成分，例如〈中秋〉因相傳嫦娥化為蟾蜍奔月所衍生出來的拜蟾蜍或青蛙習俗：

「V 城居民據此傳說發展出富地方特色的習俗，每年中秋月圓敬拜蟾蜍或青蛙，商店競賣青蛙玩兒飾物，張掛 V 城青蛙狀的島地圖，又舉辦蛙泳、蛙跳和蛙叫比賽。在街上隨處可見年輕女子腳穿蛙鞋闊步而行，男子頭戴兔帽守候在旁。」⁵⁴

以上的習俗看來很天馬行空，但是或許在很多年前這習俗可能的確存在，只是因為我們沒有去保留這些虛構的習俗，這可能是虛構的習俗告訴我們，如果不把傳統文化或習俗薪火相傳下去，可能會漸漸被人遺忘，這故事卻推動了讀者對傳統文化與習俗承傳的思考。

⁵² 董啟章著：《繁勝錄》，（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頁 85。

⁵³ 董啟章著：《繁勝錄》，（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頁 105。

⁵⁴ 董啟章著：《繁勝錄》，（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頁 166。

因此，《繁勝錄》透過想像出來的 V 城，並配以「虛構」與「真實」的史料和故事，讓讀者以另類的視角閱讀城市，勾起他們對香港城市的外相、內相與文化風俗的回憶，並使他們從故事中重新建立個人的文化身份。

總括而言，《地圖集》與《繁勝錄》可算是作為回應「九七恐懼」的作品，正當香港人在困惑於「我是誰」的時候，董啟章通過《地圖集》說出香港成為城市的故事和考察街道的名字，喚起讀者對自身歷史的記憶。另外，則透過《繁勝錄》展示香港城市內外的面貌，喚起讀者在香港生活的「集體回憶」，並促使他們對文化的想像，讓他們從中肯定個人的文化身份。更重要的是，作者通過小說重新書寫或建構香港這城市的「硬體」與「軟體」，為的是希望讀者能重新關注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以致增加個人對這片土地的「地方感」。

八、 結語

從閱讀〈永盛街興衰史〉到「V 城系列」的《地圖集》與《繁勝錄》，看到董啟章運用了地誌書寫與本土意識，帶領了讀者走進一次城市的追憶與想像之旅。在〈永盛街興衰史〉，作者帶領讀者一同追憶一條可能不存在的永盛街，由此揭發出「地方感」的失落，以至面對歷史與文化身份失落的恐懼。為了安撫這恐懼，並尋回失落的「地方感」，作者運想像力在《地圖集》與《繁勝錄》的文本中各自描繪出一個真假難辨的虛構城市景像，以向讀者展現出香港城市的面貌，引發起讀者連串對自己生長之地的追憶與想像。作者最希望的是讀者能通過作品引起對香港城市的追憶與想像，最終能再次與這片土地產生情感的連結，建立「地方感」，並由此重構香港人的文化身分與歷史。

九、 參考文獻

文本

董啟章：〈永盛街興衰史〉，載黃念欣編：《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董啟章卷》，香港：天地圖書，2014 年。

董啟章著：《地圖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

董啟章著：《繁勝錄》，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

專書

J. Hills Miller 著，單德興編譯：《跨越邊界：翻譯・文學・批評》，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3 年。

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 年。

段義孚著，王志標譯：《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 年。

陳智德：《解體我城：香港文學 1950-2005》，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09 年。

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著：《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 年。

董啟章著：《在世界中寫作，為世界而寫》，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

論文/論文集

- 危令敦：〈客途秋恨憑誰說？——論董啟章〈永盛街興衰史〉的香港歷史、記憶與身份書寫〉，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香港教育學院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編：《都市蜃樓：香港文學論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年。
- 鄒文律：〈城市書寫：董啟章小說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文及文學課程哲學碩士論文，2006年。
- 羅貴祥：〈本土與他性的再想像〉，載《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梁秉鈞、陳智德、鄭政恆編，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初版），頁171-177。
- 譚志明：〈自我愛慾與樂園回歸：論董啟章〈安卓珍妮〉〉，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本科生畢業論文，2001。
- 關詩佩：〈香港的成長故事：論施叔青與董啟章小說〉，香港：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人文學部哲學碩士—碩士論文，2000。

期刊

- 安姝媛：〈論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中複調世界的意義〉，載《北方文學》第2期（2018年），頁52-53。
- 艾曉明：〈雌雄同體：性與類之想像——關於董啟章的《雙身》及其它小說〉，載《中山大學學報》第3期（1998年），頁50-57。
- 何同彬：〈物質的想像與現代主義的還魂記——關於董啟章的《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載《名作欣賞》，第4期（2012年），頁40-42。
- 洛楓：〈閱讀角度與作品意義——談董啟章的《安卓真妮》與《雙身》及其它小說〉，載《中山大學學報》第3期（1998年），頁18-22。

洛楓：〈歷史想像與文化身分的建構——論西西的《飛氈》與董啟章的《地圖集》〉，載《中外文學》第 28 卷第 10 期（2000 年），頁 185-204。

凌逾：〈董啟章的香港空間後現代敘事〉，載《香港文學》第 309 期（2010 年），頁 42-47。

凌逾：〈多向多元的後現代互動敘究——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解讀〉，載《文學評論》第 36 期（2015 年），頁 39-49。

孫雯：〈物化城市中人的失落——淺談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為中心〉，載《名作欣賞》，第 15 期（2013 年），頁 21-22。

張煒婷：〈論董啟章《體育時期》的複調小說精神〉，載《長城》第 8 期（2012 年），頁 51-53。

許維賢：〈拜物、戀物與格物——以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為中心〉，載《漢語言文學研究》第 14 期（2013 年），頁 33-42。

陳孟君：〈地圖、神話與（偽）考古人類學：論董啟章小說想像城市歷史的路徑〉，載《臺大中文學報》第 48 期（2015 年），頁 161-213。

黃念欣：〈另類的校園文學——談《紀念冊》與《小冬校園》〉，載《讀書人》11 月號第 9 期（1995 年），頁 27-30。

鄒文律：〈對消費文化的「模擬」、呈現與反思——論董啟章《The Catalog》的城市書寫〉，載《人文中國學報》第 21 期（2015 年），頁 433-461。

鍾怡雯：〈從理論到實踐——論馬華文學的地誌書寫〉，載《成大中文學報》第 29 期（2010 年），頁 143-160。

關夢南：〈讀董啟章的《家課冊》——兼說「校園小說」及其他〉，載《讀書人》10 月號第 20 期（1996 年），頁 50-52。

網上資源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香港文學資料庫〉，<http://hklitpub.lib.cuhk.edu.hk/>，2017 年 8 月 19

日瀏覽。

葉芷樺著：〈董啟章：香港尋根要把「根」重新發明出來——徘徊在維多利亞城與香港之間〉，灼見名家，www.master-insight.com/董啟章：香港尋根要把根重新發明出來/，2018 年 4 月 10 日瀏覽。

香港電台：〈《寫意空間》1997「永盛街興衰史—董啟章」〉，<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vd6e1TfES0&t=1337s>，2018 年 4 月 15 日瀏覽。

林泉忠：〈「香港共同體」的形塑〉，《明報》，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0503/s00012/1462212525230，2018 年 5 月 15 日瀏覽。

林泉忠：〈香港「本土主義」的起源〉，《明報月刊》，<https://mingpaomonthly.com/香港「本土主義」的起源（林泉忠）>，2018 年 5 月 15 日瀏覽。